

畫

OUT FRAME 外

月訊 No.024

指導單位 |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單位 | 嘉義市立美術館
地址 | 600002 嘉義市西區廣寧街101號
電話 | (05)227-0016
信箱 | art@ems.chiayi.gov.tw
企劃製作 | 沃時文化有限公司
美術設計 | 理式意象設計有限公司
印刷 | 崎威彩藝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1年12月

嘉義市立美術館
CHIAYI ART MUSEUM

孔雀的眼珠是玻璃做的 ——蔡音璟，以創作刺穿將人劃分於 於萬物之外的規則

文 | 侯昱寬・圖 | 蔡音璟

「二戰時，日本於緬甸徵收109頭大象，孫立人戰役後俘虜了13頭，在回廣東的路上死了8頭，最後帶了三頭到了臺灣，一在船上死掉，另一在高雄死掉，剩下的最後一隻就是當時圓山動物園的林旺。」

消失的記憶景點

走進蔡音璟（大家都稱他二璟）在嘉義的駐村工作室中，他信手捻來說起他尚未完成的作品中對大象林旺的考察歷史，那隻現被做成標本放置在木柵動物園內的林旺。在嘉義市立美術館對街的文創園區，由酒廠改造的二樓工作室內，二璟放置著祖父搜集來的孔雀標本，和同樣型態、用水泥重塑的孔雀雕像。他說「本來是一具死去的軀體，但做成標本後就變得很神秘。身體可以被保留下樣貌，但眼睛不行，標本的眼睛就是顆玻璃珠。」地板上的稻草堆內，數顆模擬孔雀蛋大小的水泥球，他說他很認真地把每顆都磨得很亮。

我們從陳澄波於嘉義公園畫作中的獸籠談起他這次駐村的計畫。嘉義公園內一直有著巨大的獸籠，從日治時期飼養猴子之用，到後續改建的孔雀園。碰巧的是，在二璟駐村前兩週，那個早已沒有飼養孔雀的鳥籠被拆除了。這個消失的記憶景點，讓二璟回想起在國小時，校園內也總有個碩大的籠子，籠子內有著孔雀和猴子，對他而言這是個奇怪的記



▲在動物園角落的藍孔雀。

憶。長大後，那些動物和籠子不知道曾幾何時也消失在校園。他進一步地詢問周遭的友人，發現這奇怪記憶不僅存在於他的國小，而是遍佈於臺灣各處的小學內。「國小內有鳥園，像是臺灣某個時期很特殊的集體記憶。如果進一步細想其實有點恐怖，那全臺灣當時有多少孔雀？這種集體記憶是堆積於遍佈臺灣的龐大數量下所產生的效果。」

被視為「物」的動物

二璟進一步地訴說著許多國小內養著孔雀的可能緣由，1980年代開始的「動物科學教育」思想下，臺灣動物園也與各地小學展開一系列的合作，同時輔導國小設立小型動物園，當動物繁殖過量造成園區負擔時，便將易飼養的動物，如猴子、孔雀、珠雞等動物移交到小學內。對他而言，這並非具有生命教育意義，而是將動物視為「物」的思考。他提及當時的社會情境，臺灣整體經濟起飛，對應動物的方式，也同樣地影響常民文化，他回憶小時候就會有路邊的阿伯養著很特殊的動物，而後因動物保護法、生命教育課程的逐步建立，對動物的態度及思考才有了改變。

我希望從嘉義公園的鳥園出發，回應那個瘋狂時代的狀態。透過工作坊讓小孩子去談孔

雀或表現孔雀。這是我們小時候一段瘋狂的回憶，我希望讓參與者回應、思考早年臺灣對應動物的方式。」他畫出了一與嘉義公園內鳥園面積相同大小的圓圈，中心放置著孔雀標本，參與的兒童肢體需符合規則，僅能於圈內活動。從標本、雕塑到工作坊，他預計在這次駐村中，圍繞著這個消失的鳥園與當時圈養孔雀的目的意義，來思考著人與動物的關係。

林旺的遷移史、林旺的報導與他最終成為的標本雕像；陳澄波畫中的嘉義公園獸籠、消失於公園與小學內的孔雀園與他祖父珍藏的鑲有玻璃眼珠的孔雀標本，二璟擷取著我們在每個不同的時間點中與動物的關係，思考著生物與物之間的模糊邊界，以及從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怎樣映照著我們如何想像他者，是視為實用之物？奇觀之物？城市中的供人休閒的動物園、公園中，觀看動物是作為閒暇之事、教育之用？或是作為人不同於其他物種的文明想像標的？二璟說他想藉創作來「刺穿」科學，或許進一步地說，他要刺穿的是知識傳播所創造的規則，將人劃分於萬物之外的規則。

◀消失的鳥園工作坊，學員在嘉義公園拆除的鳥籠原址中重新繪製他們自己想像中的鳥園。

◀黑色的孔雀工作坊，學員藉由肢體動作模擬孔雀的姿態。

▼塵封在蔡音璟爺爺家櫃子上十幾年的孔雀標本。



非日常的日常移動

——藝術家邱雍晉疫情下的進駐經驗

採訪整理——鄧皓勻
圖——邱雍晉

嘉義市立美術館二〇二一年「+1 藝術基地徵件計畫」的進駐主題「再連結·再導向」(Re-connecting and re-directing)，以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空間做為進駐工作室，期望藝術家在進駐期間藉由現地創作，和嘉義的城市紋理、生活與特質交流對話。

本期進駐藝術家邱雍晉來自南投，近幾年以「Mapping 計畫」，透過在城市鄉鎮的移動，以及不同年代地圖的蒐集，觀察與了解在地脈絡和人文歷史，將過程中的風景經驗，串聯成自身的創作。邱雍晉進駐期間，歷經全臺防疫升級三級警戒的時期，

影響了他原本對於創作的想像，促使他更專注在自身的體驗和反思。在三個月的時間裡，邱雍晉選擇阿里山林業鐵路作為主軸，從木材運輸的路徑，轉化成《海拔2216的風景輪廓》。

真實的一風景

邱雍晉來嘉義之初，就選擇搭乘阿里山小火車體驗城市和自然之間的連結。《軌跡》呈現了邱雍晉在這過程中的視野，木條裝置為鐵軌枕木排列的意象，從低海拔的鳳梨田，一路連接到中海拔的植物與高海拔的森林；而在旅途結束後才進行沖洗的底片，結合繪畫與沿途所撿拾的材料，回溯了記憶中環境的樣貌。《海拔30-2216》中的嘉義市地圖，看得見軌道和城市的關係；阿里山小火車的速度比一般火車要來得慢，隨著紅色車廂順著海拔往上爬，形成當下記憶所延伸出來的路線。邱雍晉也畫出了沿途經過的檳榔樹和茶園，那並非是想像中的美好風景，卻是不容忽略的真實地景。

除了阿里山小火車，邱雍晉也騎著摩托車在臺十八線來回兩三趟，在移動過程中所見的景色，是人們欣賞的自然山林，但另一方面，亦是讓在地賴以為生的木材產業，邱雍晉形容：「就像風景被裁切的狀態。」《臺18線78.2K》作品中的風景由統一規格の木片排列而成，象徵木頭經過裁切變得具有經濟

利用價值，整體反映了邱雍晉對於人與風景的反思。「風景」是美好的嗎？檳榔樹、茶園和木材等經濟產業，對於水墨書畫出身的邱雍晉來說亦是風景，且為「真實的風景」。面對嘉義，他不只寫景，更關注於人與自然環境的矛盾與糾結，而這之中的經濟循環，也影響著一個城市的發展。

意外的結果

邱雍晉於今年五月初開始進駐，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變化，和美術館共同舉辦的工作坊不得不取消，也沒辦法如以往自由自在移動於巷弄間、拜訪在地居民，透過了解與融入當地的日常生活，作為創作發想的資源。邱雍晉談及他對於疫情的想法：「這就是駐村要去面對的事情，因為這段期間就是會發生無法預期的意外，要去適應意外的結果。」他變得更加專注



▲ 藝術家邱雍晉工作室一隅。 ▼ 藝術家邱雍晉乘坐阿里山小火車移動的記錄。



於和他蒐集的地圖資料與移動過程中所獲的材料相處，從自身的經驗作為出發點擴張，感受嘉義當下凝結般的狀態與氛圍。

由於疫情的影響，邱雍晉幾乎每天都只能待在工作室，工作室位於作為觀光景點的文創園區，讓邱雍晉能夠很明顯地體會到場域的空蕩；另一方面，卻也讓他參與了工作室窗外一棵芒果樹的生長，從開花、結果、到全部落果。最後工人來修剪枝葉時，邱雍晉撿拾了一段芒果樹的木塊，放入他在移動時所蒐集的材料之中，作為這段「非日常」進駐過程的「日常」片段風景。



《海拔2216的風景輪廓》，其中由左至右分別為《臺18線78.2K》、《軌跡》和《海拔30-2216》。

▼《海拔30-2216》作品細節。

